

## 金代伊斯兰教初探

陈广恩,黄橙华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伊斯兰教在金朝有较为普遍的流传,金朝和西方伊斯兰世界有一定的商贸和使聘往来。金朝境内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其中有官员、军人、商人、使臣、普通百姓等,他们或是来自辽宋故地的“回回先民”,或是西方穆斯林通过经商、使聘、投诚等方式进入金朝。元初西方旅行家所见金朝故地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正是金末伊斯兰教流传的体现。

**关键词:**金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播

**中图分类号:**B969;K2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3-0113-06

辽、夏、金三朝的宗教发展及其流传情况,对其后的中国尤其是北方民族和宗教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学界关于辽、夏、金三朝伊斯兰教流传情况的研究,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辽朝。笔者对西夏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做了初步探讨<sup>[1]</sup>。关于金朝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因为资料缺乏,所以除了个别论著略有论及之外<sup>①</sup>,至今学界尚无专门研究。鉴于此,对金朝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做较为细致的梳理,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 一、金以前伊斯兰教在北中国的传播

金朝的疆域包括中国东北及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自唐以来便有伊斯兰教传播。唐朝推行开放之国策,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同时唐朝和大食、波斯等伊斯兰教国家亦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因而西方穆斯林前往唐朝者比比皆是。唐朝两都长安、洛阳曾是穆斯林前往经商、居住的主要城市。两都之外,当时全国很多地区都有穆斯林在活动。在北方,范阳(治今北京)城中就居有很多胡客<sup>[2] 7110)</sup>。位于山西太原、大同西街九楼巷及济南西关的清真寺,均是始建于唐代的清真古寺<sup>[3] 838)</sup>。由此可见,唐时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均散布着很多穆斯林。

纳入金朝疆域的辽宋故地,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势必会对金朝伊斯兰教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伊斯兰教在辽朝获得较大发展,辽朝的伊斯兰教信仰已经比较普遍,辽与西亚、中亚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辽史》等辽代史料中有许多辽朝与大食、波斯、阿萨兰回鹘(即喀喇汗王朝)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记载。辽的上京、东京、南京都已有伊斯兰教的明显传入,西京处在东北往中京、东京、上京,东南下南京的交通枢纽上,亦有伊斯兰教传入

收稿日期:2011-02-28

作者简介:陈广恩(1971-),男,宁夏同心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黄橙华(1988-),女,湖南宁远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① 邱树森《回族族源问题议》,载《邱树森七十自选集》,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秦惠彬《伊斯兰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的优越条件<sup>[4]</sup>。海陵王时期,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为中都,而这里曾是辽南京析津府所在地。关于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在辽代。位于北京牛街、曾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的牛街礼拜寺,即被认为始建于辽统和十四年(996年)。伊斯兰教在辽代以五京为中心的传播,势必将为其后金代伊斯兰教的流传奠定基础。

北宋南迁之前,有许多穆斯林入华后定居于宋朝境内,他们在金朝攻占北宋领地之后,很多人留居原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金朝的穆斯林。如西域穆斯林梁柱,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由阿拉伯来华,定居开封。梁柱擅长医术,专治跌打损伤,曾任宋朝护驾金疮供奉(骨科医生),号称梁接骨,他在开封开设药铺滋德堂为民治病<sup>[3][498]</sup>,在民间影响很大。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自唐传入中国,经过辽宋数百年的传播,至金朝,其疆土之上已天然滋生着一批“回回先民”。这些穆斯林信众和各种伊斯兰教因素对金朝而言,是“先天”存在的,他们无疑会对金代社会产生影响,并为伊斯兰教在金朝的进一步流传打下基础。

## 二、金朝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金朝有不少使臣、商人出使西方伊斯兰国家,其出使见闻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兴定四至五年(1220~1221年),金朝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和翰林待制安庭珍奉命出使北朝。刘祁在《北使记》中详细描述了乌古孙仲端西行见到西域“回纥国”的伊斯兰教信仰状况及当地穆斯林的生活习俗。

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畔……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必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其俗衣缁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人死不焚,葬无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sup>[5][168~169]</sup>

“没速鲁蛮”,即元代所谓“木速蛮”,是阿拉伯语对穆斯林称呼的音译。“肉必手杀而啖”,指的是穆斯林特有的宰牲习俗。“虽斋亦酒脯自若”,则是穆斯林封斋习俗的体现。此外,妇女穿白衣、遮面纱;人死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亦均是当地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的写照。乌古孙仲端和安庭珍北使期间亦曾道经康里(《北使记》中作“航里”),康里时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落。巴托尔德即指出,由于康里人和花剌子模结成亲密的关系,所以在12世纪后半叶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sup>[6][120]</sup>。因此南宋人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称康里(书中称为“抗里”)为“回回国名”<sup>[7][26]</sup>。

除了金朝使臣、商人前往西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之外,西方伊斯兰教徒前往金朝经商者亦比比皆是。金朝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所制瓷器、漆器等手工产品很有名,往返于东西方的穆斯林商人,就曾将金朝的这些手工产品贩运于中亚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耶律楚材所著《西游录》对此记载说:“蒲华之西有大河名曰阿谋,稍劣黄河,西入于大海……又西濒大河有斑城者颇富盛。又西有捩城者亦壮丽。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sup>[8][3]</sup>“阿谋河”即阿姆河,“斑城”即今天阿富汗巴尔黑,“捩城”即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团八刺”山寨,今地不明,当距斑城不远。长安是金朝京兆府的治所。“城中多漆器”,说明金代长安出产的漆器已经远销至中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这正是金朝和西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商贸往来的明证。

从西域进入蒙古高原的回回商人,其中有不少效力于蒙古各部,如札八儿火者、玉速阿刺、哈散哈只等效力于铁木真,海蓝伯效力于克烈部王汗。他们中有不少人也进入金朝经商,“伊斯兰教徒商人到达过东部蒙古,甚至蒙古与中国间的商业贸易也转入到他们的手中”<sup>[9][34]</sup>。

金末,位于其西部的西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魏良弢先生指出“在12世纪末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突厥语各部族基本实现了所谓‘伊斯兰化’。”<sup>[10][173]</sup>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当时是西辽的附属国,其伊斯兰化进程也很快。早在10世纪时,高昌回鹘境内已有穆斯林,并且建有清真寺。《中

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物》记载说,有五百名摩尼教徒集中在撒马尔干,呼罗珊(Khorasan)王(Abul Hasan Nasr 913~942)要杀他们。高昌回鹘王派使者告诉呼罗珊王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徒有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如果呼罗珊王杀死一个摩尼教徒,他将要把他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全部都杀掉,毁坏一切教堂<sup>[11] (99)</sup>。

史料显示,至金亡后不久,整个高昌回鹘均有伊斯兰教徒。元初,常德西使经过其地时,发现昌八剌以西的地区已完全伊斯兰化。“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sup>[12] (29)</sup>。昌八剌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谓“彰八里”,即今新疆昌吉市。而马可·波罗在经过欣斤塔刺思州(Chingintalas)时,也见到当地居民中有回教徒。欣斤塔刺思应该是法国汉学家沙海昂所说的巴尔库勒,说明伊斯兰教在元初已传播到了哈密附近。

伊斯兰教在金朝西部的西辽和西州回鹘向东传播,这对金朝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金朝在世宗、章宗统治期间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阿尔泰山一带各部族归属金朝者不少,由此加强了金朝与中亚乃至西亚的联系。其中迁往金朝或者入金从事商贸活动的回鹘人很多,他们“根本不是多数笃信佛教的‘畏兀’的反映,而是一个含回、景教以及珊蛮信仰人风俗的‘杂烩’叙述……无论是东来的西域商贾,还是留住的异种后裔,在女真、渤海、汉等居人的眼里,都是‘回纥’、‘回鹘’”<sup>[13] (90)</sup>。正如《金史》所载西辽“回纥移习览三人”即是伊斯兰教徒一样,这些入金的回鹘人中有不少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往返于东西方之间,贩运金朝和伊斯兰国家的商品,是沟通金朝与大食、波斯等伊斯兰国家的纽带。显然,他们对促进金代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 三、《金史》所见金朝境内的穆斯林

金朝有无穆斯林,这是分析金代伊斯兰教流传情况的最重要标志。《金史》为我们考察金朝境内穆斯林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两条重要的史料。一条记载如下。

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罕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sup>[14] (2637)</sup>

“移习览”即“伊斯兰”之音译,“骨斯讹鲁朵”即虎思斡耳朵,指的是西辽都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说明这些“回纥移习览”是西辽境内的穆斯林。对这段史料,邱树森先生已有分析<sup>[15] (44)</sup>,兹不赘述。金中都和临潢府都属回鹘人聚居区,世宗将来自西辽的“回纥移习览三人”安置在“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之所,而不是地理方位上更为近便的中都或临潢府,则说明当时居住在咸平府的回纥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很大。联系辽和西夏的伊斯兰教流传情况,咸平府很可能就是金朝穆斯林的聚居区。辽朝于上京南门之东设“回鹘营”,“回鹘商贩居上京,置营居之”<sup>[16] (441)</sup>。西夏设有“回夷务”<sup>[17] (363)</sup>,三字皆为音译,“此机构应为管理河西走廊回鹘地区某些民族或宗教事务的机构。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渐,回鹘人由西至东先后由信奉佛教改信伊斯兰教……也许即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而言”<sup>[18] (49)</sup>。史金波先生的推断是可信的,因为伊斯兰教在西夏末期已由西向东流传至今宁夏一带<sup>[1]</sup>,其境内也一定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鹘人。金朝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安置于咸平府,这和辽朝设置“回鹘营”、西夏设置“回夷务”很相像,很有可能金朝政府在此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或者制定有专门的管理措施。

另一条是《金史·世宗纪》及《粘割韩奴传》中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康里部投附金朝的记载。康里当时是西辽的属部,由于西辽对其属国的残暴统治,激起各属部不满,进而纷纷反抗西辽的统治,并向他国投诚。大定年间,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领康里部长李古以及户众三万余人请

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十五年七月,“粘拔恩与所部康里李古等内附”<sup>[14] 162</sup>。内附的康里人中定有很多穆斯林,虽然史书未载明最后他们被安置于何处,但很可能被集中置于一地,应该不会被遣散。他们对伊斯兰教在金朝的传播无疑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 四、其他史籍所见金朝境内的穆斯林

刘祁《归潜志》记载,金初有名将郭阿里,俗号郭三相公,其军号“黄鹤袖”,“最骁勇,人莫能敌”。阿里后来“提兵关中,与宋人战,马倒被擒,不知存殁”<sup>[5] 63</sup>。阿里“就其名观之,其为回回教人无疑”<sup>[19] 225</sup>。金朝军队中有穆斯林将领,并非仅此一例。据《赛典赤家谱》记载,赛典赤家族的二十六世祖纳只闷的你所非尔,为“大西域阿思补花喇国王”,于北宋熙宁年间来到中国,因功赐封宁彝侯、庆国公,所部散居于山左、山右、淮泗之间。其孙苏祖沙鲁古公纳,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命会金元帅罕述普纳、万户观都尔八砂”入金作战。绍兴二年(1191年),宋光宗“遣同钱中丞持节连和于金,敕封宁西侯。金人善入骑射,被拘不屈,遂卒于金”,后来被金朝统治者晋封为昭庆王。所非尔曾孙坎马丁欲速甫,于庆元元年(1195年)率兵征金,“太和间为统兵营帅,敕封总管天下都招讨,世袭王爵”,成为金朝将领<sup>[20] 17~18</sup>。苏祖沙、坎马丁都是中亚回回人的后代,因为战争的原因留居金朝并受金封职,其所统帅部族,也多散居金朝境内。可见,金朝军队中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故此,前苏联史学家巴尔托里德即指出,12世纪时,有伊斯兰军界的代表在“中国北部的满洲统治者那里任职”<sup>[9] 34</sup>。说明当时已有穆斯林进入女真统治阶层。

金代有穆斯林,从现存一些穆斯林家谱的记载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安徽《怀宁马氏宗谱》《河北青县马氏门谱》等。《怀宁马氏宗谱》记载,马氏初祖马依泽,于建隆二年(961年)来华,参与修订《应天历》,此事在《宋史》《宋会要》等史籍中有印证。马依泽因修订历法之功,“系侯爵,家陕西泾阳永安镇。至十一世祖讳乾玠公,由进士累官河南太守,卒于官,遂籍新野”。至明代,“哈直公字天方者,因官迁皖”<sup>[21] 104</sup>。《河北青县马氏门谱》亦载,其宋时来华初祖亦为马依泽,“原筑居陕西西安府泾阳县永安镇,经十余世迁居金陵”,至明永乐二年(1404年),马仲良一支迁至河北青县<sup>[22]</sup>。关于马依泽的世袭,在清人李清莲所著《清真先正言行略》及学界调查发现的其他马氏家谱中也有印证,如河南南阳凤洲氏置《马氏宗谱》、新野小阳月阁族《马氏祖谱》等<sup>[23]</sup>。

由上述家谱可知,马依泽入华后定居陕西泾阳,后分支河南新野,至明代,一支迁往安徽,一支迁往河北,其家族至今散布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云南、江浙一带<sup>[23]</sup>。马依泽定居泾阳后,其后人留居其地者甚多,马氏“由此为关中望族”<sup>[24]</sup>。据《怀宁马氏宗谱》,马氏七世祖马岳灿于靖康元年(1126年)出任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知府,第二年山西即被金朝占领,马岳灿后人当有留居山西者。马氏十一世祖马乾玠(号枢仪)迁居河南新野,于时在金末(宋绍定五年,1232年)。所以金朝灭北宋之后,马依泽的后人大多散布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

前文提到的札八儿火者,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活了118岁,他是与成吉思汗一起饮班朱尼河水的蒙古国19个开国功臣之一。在蒙古灭金前,札八儿曾十次奉命使金<sup>[25]</sup>,为蒙古灭金立下了大功。因此成吉思汗在攻占金中都后曾说“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并令他留守中都,封他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sup>[26] 2960~2961</sup>。蒙古灭金后成吉思汗又命他镇守金中都,这与当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当不无关系。因为辽、宋、夏、金时期,除了沿海广州、扬州、泉州、杭州、宁波等地之外,“燕京、开封等政治中心成为新的穆斯林聚居地”<sup>[27] 199</sup>。

史籍中对金代女性穆斯林也有记载,如金朝著名文人吴激,字彦高,自号“东山”,工诗能文,擅长字画,乐府与蔡松年齐名,时号“吴蔡体”。他的妻子就是穆斯林,吴激乃回回人米芾之婿<sup>[14] 2717</sup>。另有一女性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将士结为夫妻,该妻“素不食猪肉”,唯喜羊肉<sup>[5] 64</sup>,这是典型的穆斯林饮食习惯。而金朝境内的一些回鹘妇人,往往“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sup>[28] 243</sup>,

这应是穆斯林服饰习俗对回鹘人产生影响的结果,抑或这些回鹘妇人已经伊斯兰化。

元代回回人先辈中,有一些是在金朝就东来入居于中国境内的。如元代著名回回诗画家高克恭之祖父高乐道,其先西域人,入华“占籍大同”<sup>[29]</sup>,后家族迁居燕京房山。因此李兴华先生指出,世居大同的马氏、吴氏、麻氏、李氏、萧氏、王氏、苏氏穆斯林,都自称祖先早在金末元初就改易汉姓,成为汉姓穆斯林家族,并且有些还能将自己金末元初祖先的汉姓汉名追溯出来,如高姓大同先辈高乐道、麻姓金代先辈麻秉彝等<sup>[4]</sup>。

元初东来中国的西方旅行家,在他们笔下就有许多关于金朝故地伊斯兰教流传情况的相关记载。法国圣方济各会士威廉·鲁布鲁克于13世纪中期前往蒙古朝觐蒙哥,他在游记中记载说,从漠北草原远到契丹(指辽金故地),“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sup>[30][255]</sup>。无独有偶,比鲁布鲁克稍晚一些,马可·波罗东行经过金朝故地时,于天德(Tenduc,今属内蒙)、契丹(Catai,指辽朝故地)、哈强府(Cacianfu,可能是延安<sup>[31][267~268]</sup>)、京兆府(Quengianfu,指西安)、关中(Cuncun)等地及沿途的居民中,见到数量不少的撒拉逊人<sup>[14]</sup>。同时马可·波罗记载说,蒙古东道诸王乃颜领有的辽东大部分地区(这里曾是金朝属地),其辖区居民中也有撒拉逊人。由此可见,金亡后不久(大约二三十年),其故地今内蒙、山西、陕西、辽东一带,均散布着伊斯兰教徒。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辽金时期伊斯兰教在上述地区已有传播,金亡后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伊斯兰教便能传遍大部分金朝故地。这和吴天墀先生根据马可·波罗对元初西夏故地伊斯兰教的描述,认为它实际上体现的是西夏王国末期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是一致的<sup>[32][226]</sup>。

## 五、金代文物中的伊斯兰教因素

与金毗邻的辽朝和西夏,从其出土文物来看,有些器物带有明显的伊斯兰艺术风格,类似的金代文物也有出土。波斯萨珊人以善铸金银器而闻名于世,20世纪出土的不少金代窖藏金银器,其中不少是花瓣式口或曲角口,多以花纹进行装饰,其造型或多或少带有波斯萨珊式器皿的特征,体现出伊斯兰艺术风格对金代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如1975年河北固安于沿口村出土折枝牡丹八棱银熏炉,器身呈八棱形,折肩,器外壁由上而下镌刻各种花朵纹饰<sup>[33][262~263]</sup>;1985年北京月坛南街金代窖藏出土团花金高足杯,外卷式口沿,喇叭形高圈足,口沿下部和圈足下部饰卷草纹,腹部镌刻三朵团花<sup>[34][310]</sup>。再如山西大同南郊金代壁画墓出土的一件带有环形柄的单柄洗,柄上有扳,大体呈三角形<sup>[35]</sup>,这种扳指也属于萨珊式风格。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发现有斜纹织金锦,织地较紧密,不像汉锦的线丝那样多不加拈,或即使加拈也很松,而且这些织金锦都属于纬锦,以纬斜组织起花<sup>[36]</sup>。斜纹组织、加拈较紧、纬线起花等织法,均是萨珊朝波斯织锦中通行的织法<sup>[36]</sup>。这是西方伊斯兰织锦方法对金朝纺织技艺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金代有穆斯林,且为数不少。金代穆斯林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辽宋穆斯林先民及其后裔,他们随着朝代的更替,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朝的臣民;另一种是西方穆斯林通过经商、使聘、投诚等其他方式进入金朝。金朝的穆斯林有商人、使臣、军人、官员、普通百姓等不同身份者。金朝对其境内的穆斯林,在聚居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女真统治者比较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过伊斯兰教在金代宗教中,和辽朝、西夏的情况一样,远远不及佛道二教流行,金代最流行的宗教还是佛教,并且伊斯兰教在金代流传过程中,也存在华化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1] 陈广恩. 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J]. 回族研究, 2005(1).
- [2]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邱树森. 主编. 中国回族大词典[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4] 李兴华. 等. 大同伊斯兰教研究[J]. 回族研究, 2006(3).

- [5] (金)刘祁.归潜志[M].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前苏联]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M].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7] 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M].王国维遗书(一三)[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8] (元)耶律楚材.西游录[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 [前苏联]V. V. 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 [10]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 [11]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 [12]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M].王国维遗书(一三)[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13] 王颀.西域南海史地考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4] (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 [16] (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18] 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9]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J].陈垣史学论著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20] 赛典赤家谱[Z].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22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5.
- [21] 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M].香港:中国学社,1971.
- [22] 马肇曾.安徽《怀宁马氏宗谱》[J].中国穆斯林,1986(2).
- [23] 马自树,马肇曾.马依泽与宋初《应天历》及主要后人[J].东南文化,1996(2).
- [24] 水子立.中国历代回教名贤事略汇编[J].回民论坛,1930(1、2、12).
- [25] 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J].元代回族史稿[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26] (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7] 邱树森.回族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8] (宋)洪皓.松漠记闻[M].宋代笔记小说(第八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 [29] (元)邓文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M].巴西邓先生文集[M].北京:北图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 [30] [美]柔克义,译注.鲁布鲁克东行纪[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1]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32]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33] 贺云翱,等.中国金银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34] 王然.中国文物大典(第2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 [35]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壁画墓[J].考古学报,1978(2).
- [36] 郝思德,等.黑龙江省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织金锦的初步研究[J].北方文物,1997(4).

【责任编辑 谢海涛】

## On Islam in the Jin Dynasty

CHEN Guang-en ,HUANG Cheng-hua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Books , Ji Na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32 , China)

**Abstract:** Islam was widely spread in the Jin dynasty. There were some trades and envoys between them. There were quite a few Muslims within the border of the Jin dynasty. Among them , there were officials , soldiers , merchants , envoys and common people. Perhaps they came from “early Hui people” in the Liao and Song dynasties , or they were Western Muslims coming to the Jin dynasty through trading , acting as envoys or surrendering to the Jin dynas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he Yuan dynasty ,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slam seen by the Western travelers showed exactly the spreading of Islam in the late Jin dynasty.

**Key words:** the Jin dynasty; Islam; the spreading of Islam